



飘阿兮
著

Morning Mis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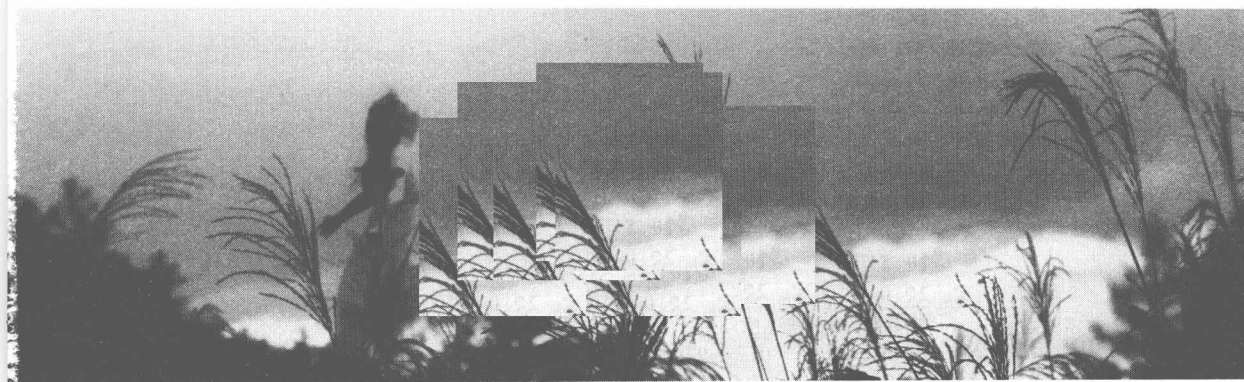
晨曦之雾

怨恨与伤害能否化作刻骨的爱恋？
注定错过的情缘是否有机会重来？

飄阿兮
著

Morning Mist

晨曦之霧

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晨曦之雾 / 飘阿兮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1
ISBN 978-7-80173-979-7

I. ①晨… II. ①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3232号

晨曦之雾

作 者 飘阿兮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9.5 印张 398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79-7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contents
目 录

第一卷
时光流转，午夜梦回 / 5

- 1- 静夜
- 2- 迷雾
- 3- 回忆
- 4- 礼物
- 5- 惊梦
- 6- 亲人
- 7- 旧识
- 8- 炼狱
- 9- 深渊

第二卷
红尘滚滚，年华逝水 / 85

- 10- 相处
- 11- 旅行
- 12- 惊变
- 13- 解脱
- 14- 初霁

contents



目 录

第三卷 我若离去，相会无期 / 158

- 15- 距离
- 16- 真实
- 17- 巧合
- 18- 喜剧
- 19- 离殇

第四卷 天高水远，满庭芳华 / 217

- 20- 魂魄
- 21- 宁夏
- 22- 发现
- 23- 迷局
- 24- 求证
- 25- 拒绝
- 26- 妥协
- 27- 尾声

第一卷 时光流转，
午夜梦回



1- 静夜

陈子柚站在镜前微微蹙眉，小心将夹式耳环取下，轻轻揉着被夹痛的耳垂。

这家豪华的五星级酒店，连盥洗室都金碧辉煌。

她打量着镜中的自己。这件白色礼服本来外面还有一件披肩，刚才同事谢欢那件与她同系列的裙子侧胸上沾了酱汁，子柚将披肩借给了她。少了那一层遮盖，这件细肩带短礼服显得有点暴露，将她薄薄的肩膀、纤细的锁骨以及泛着玉泽的大片前胸都暴露在外面。

子柚将礼服的襟口向上扯了扯，重新涂了一层唇膏，拿出香水猛喷一通，深吸一口气，推门出去。

大厅里灯火辉煌，衣香鬓影，音乐悠扬，人声嘈杂。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子柚觉得投向她的目光，似乎比刚才多了一些。她克制住想将襟口继续向上扯的冲动，四下里张望着找谢欢。会务组长在不远处喊她：“小陈，到这边来帮忙。”

这是企业协会的年会晚宴。作为投资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子柚与谢欢今晚被征来做义务翻译。其实今天到场的外宾都随身带着翻译，她多半时间都在做壁花。

会长在与一名欧洲客人交谈，服务生引导她前去翻译。离开时，她优雅地欠一欠身，那位客人突然咧嘴一笑，执了她的手极为绅士地印了一下，硬硬的胡楂扎到她，她尴尬地笑了笑。正待继续寻找谢欢，突然有人挡在她面前，迟疑地喊：“小西柚。”子柚心跳快了半拍。许多年来，都没有人再这样喊她，她已经与过去的的朋友失去联系太久。

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珠圆玉润的红衣少妇，此时眼中波光浮动：“子柚，真的是你！”

“你好。”子柚神色自若地说，完全没有少妇的那种激动，“乔凌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家……不是已经举家去了C国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一直在这里。”她平平淡淡地说完，正要与少妇告别，那少妇已经回头在招手，“白洋白洋，你看这是谁？”

不远处正与人交谈的一名男子欣然回首，不多时便走到她们身边，无名指上戴着与少妇同款的戒指：“子柚，你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。”

“是啊，你们也没变。恭喜二位。”她微微含笑，柔声说。

宴会之前的半场她一直立在墙角无事可做，但是下半场就接二连三遇到熟人，连工作也多了起来。她将这归为“都是衣服惹的祸”。

子柚找到谢欢时，谢欢刚好与一位官员谈完话，朝她喊了一声“子柚，这里”。那位已经走开的官员突然回身看她一眼：“咦，你就是孙天德孙老的外孙女子柚？孙老现在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谢谢您。”子柚有一点窘迫。她知他是谁，但并不记得她认识他，平时这种场合她能躲则躲。那人走后，子柚不易察觉地轻轻舒了口气。

谢欢表情诡异：“陈子柚，刚才那个人对你客气得很啊。”

“他认识我外公。”

“还有刚才那对小夫妻你也认得啊？”

“我们……我们以前是同学，小时候在一起长大。”

谢欢怪声道：“那一对可是今天这个宴会的主角之一啊，是市政府努力拉拢的对象！”她扯一扯子柚的胳膊，“你深藏不露嘛。喂，别心不在焉的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到场的随便哪个男人都镀着真金白银，无论被谁看上，我们都赚大发了。别低头，把胸挺起来，笑一笑。”

子柚对谢欢的这种脱线举动见怪不怪，一笑置之，又一次低头检查自己的低胸装有无走光危险，却听谢欢轻轻吹了个口哨：“哇，极品！”

子柚顺着谢欢目光的方向看去，只看到一个男人的侧面。

那人轮廓分明，个子极高，站得笔挺，微微低着头与宴会主办方的一位官员说话。官员客气笑着，而他面容平静，神色疏离。他的表情并不倨傲，甚至很谦和，但仍显得高高在上，把别人的气势比下一大截。

大概感到自己被注视，他侧脸朝她俩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只淡淡的一瞥，目光清冷。

子柚低下头，谢欢饶有兴致地在她耳边低声评论：“唔，正面更帅，这男人能够让人联想到高山与大海！很久没见过长得像个男人的帅男了。”

子柚因她的措辞而扁起了唇角。她又抬头向那边看了一眼，那男人正与谈话对象告辞离开，她不期然与他的目光对上，迅速垂下眼睛。

谢欢问：“这人是谁啊？你认识？来宾里有这号人物？”

此时音乐声正好暂停，她声音显得很大，子柚吓了一跳，还不待回答，旁边已有好事者答：“那是盛世的江离城先生。”

谢欢惊讶：“做珠宝的那个盛世？传说他在南非有钻石矿，我还以为他是个老头子！”

同样八卦的那人说：“据说江先生多半时间不在国内，回来也很少露面，并且不喜欢接受采访与拍照。”

“这么神秘啊。”谢欢又望向江离城的方向，却已不见踪影。

宴席结束，陈子柚和谢欢作为工作人员最后才走。子柚去取包，离开时服务生递过一张折好的便笺：“陈小姐，有人给您留了条子。”

她轻声道谢，上车后才打开，白色卡纸上只有粗黑钢笔写下的两个草体字：半山。字挺拔苍劲。子柚定了定神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启动了车子。

半山是通宵营业的休闲会所，离刚才宴会所在地只有十分钟车程。

她到达那里，将车子泊好，进入大厅，穿过迷宫一般的重重走廊，一直走到后院。那是一处僻静的停车场，没有灯光。极少有会员能进入这里。

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儿，与夜色融为一体。司机下车为子柚打开车门，她沉默地坐进车后座。

那辆车开得十分稳，几乎听不到引擎声。在这样安静的空间里，呼吸也变得压抑。旁边的人突然出声：“可以抽烟吗？”

这并不是一个问句。因为不等她作答，江离城已经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支含在口中。

子柚从暗盒中摸索着找到火机，侧身替他点烟。微微跳动的火光下，他俩的眼睛短暂地对视了半秒钟，江离城眸色深沉，没有情绪。她迅速将火苗灭掉，安静退回自己的位置。周围又变得黑暗一片，只有烟上那一点点微红的火星，以及隐隐浮现的一缕烟雾。

子柚在黑暗里有些胸闷，不时飘过鼻端的烟草味刺激得她喉咙有点痒。她没忍住，倾身咳了一阵子，打破了这种沉闷。身子再靠回座椅时，触到了他的手臂。江离城不知何时将整只胳膊搭到了椅背上。子柚靠了上去。

他的臂肌很结实，做靠垫远远比不上车上的软垫舒服，硌得她骨头痛。子柚不着痕迹地挪了一下身子，想调整到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。江离城轻抬一下胳膊，改作搂她的肩，手指则顺势滑上去，玩捏着她的耳垂。

她的耳朵最怕痒，被他拨弄几下便忍不住微颤。她扭着身子想躲开，但捏着她耳垂的那只手抚下来，卡住了她的脖颈，子柚被他卡在座位上动弹不得。那只手又慢慢地滑下，轻轻划过她前胸处裸露的肌肤。盛夏的季节，他指尖却冰冷，滑过之处，触感微凉。

窗外有其他车辆的灯光晃过，照亮前方的后视镜，映着司机的眼睛。年轻的司机目不斜视。

子柚压低声音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因为之前她听说他出国了，很久才会回来，没想到这么快。

“上周。”他温热的气息喷进她的耳朵，原来他一直转头看着她。他的声音带着金属质感，很动听，但冷冷的，就像此刻他指尖的温度。他的手指继续在她的脖颈与胸前流连：“怎么不找东西遮一下？你的项链呢？”

子柚淡淡地回答：“太俗，配不上我。”

江离城在黑暗中无声地笑起来。

子柚悠悠醒转时，周围一片漆黑。

她有夜盲症，光线差时看不清东西。而且她怕黑，在黑暗里总是神经紧绷，平时一个人

睡时，会为自己留一盏夜灯。

室内遮光太好，此时她呼吸压抑，全身无力，如同陷身梦魇之中。

她在自己失序的心跳声中，听到另一种轻微的呼吸声，就在身侧。她突然安心，起身慢慢地摸到台灯开关。柔和的光照亮她的眼睛时，她的身体也重新恢复了活力。

江离城躺在床的另一侧，呼吸安静，似乎睡得很沉。他睡着的样子十分无害，浓眉，长睫毛，直挺的鼻，薄唇，棱角过于分明的脸，结实但并不肌肉纠结的健美身材，如英雄神话中的睡美男，比醒着好看得多。他清醒的时候太咄咄逼人，她没心情欣赏。

子柚在他的脖子上方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。她一直很想知道，倘若此刻他对他有加害之心，比如拿把刀子抵到他脖子上，他会不会立时警觉地醒来。但她并不敢尝试。万一他当真，这游戏可不好玩。

她又将手摆成一把枪的形状，在离他的太阳穴几公分的地方比画了一下，然后她轻轻下床去冲洗。

水很烫，钝钝的酸痛渐渐从周身泛起。子柚洗了很久。

她从朦胧雾气的镜中打量自己，胸口与锁骨处有很明显的青紫，肩上也有，吻痕或者咬痕。她的皮肤白净细嫩，所以看起来更加触目惊心。

江离城是故意的。似乎有那么一回，他建议她不要穿低胸露肩装。她记不住，他自有办法令她加深印象。

江离城的祖先一定不是猴子，而是肉食性猛兽。在他身下时，她常常有一种错觉，好像他随时都会在失控之下变身为狼，将自己连皮带肉地生吞掉。纵然他的前戏做得再温柔缠绵，令她几乎软成一滩水一样，但在真正的过程之中，他总是将她当抹布一样挤来拧去，不把她压榨到极限绝不罢休。

以前，当她的勇气与自尊还非常顽强的时候，她咬紧牙关不吭声，坚决不让他得意。如果他逼急了，她便咬他抓他，让他也痛。但是她发现，无论怎样，总是她自己吃亏更多。后来她便学会了在这件事上尽可能地顺着他的心意，虽然没骨气，却可收获一时片刻的体贴，权当厚待自己。

刚才，其实她自己也不确定，她是因倦累至极而睡去的，还是在巨大的冲击下昏了过去。

子柚一直磨蹭到因湿度过大呼吸困难，才包了浴巾走出浴室，做着深呼吸。

江离城已经醒来，披了件丝质睡袍，陷在沙发里看一叠文件，手中夹了一支烟。他看见她，用夹烟的手指了指身旁，示意她坐下。

子柚遵命走过去。他坐在一只宽大的单人皮质沙发的正中间，周围无别的座椅，她只好坐到沙发扶手上。

江离城挪了挪，空出一点位置，子柚从扶手滑了下来。他原先搭在沙发靠背上夹着香烟的那只手，顺势搭上她的裸肩，每次将烟吸上一口时，便勾着她的脖子连她一起拖到身前，手臂绕过她，有时挤到她的脸，有时压到她的唇。

子柚忍住想狠狠咬他手臂的冲动，像猫一样偎在他身边一动不动。她有点累，而且这样不用再被他抽烟的动作拨来拨去，她很怕那些泛着火星的烟灰落到自己身上。如果她烫伤，她想他不会愧疚的。

江离城终于看完他的文件，也终于如她所愿，将那支烟熄灭了。

他看的那摞广告创意图，名贵珠宝的特写，每一页都璀璨魅惑。他每翻过一页时，子柚也顺便瞄两眼。

江离城突然问：“喜欢哪一款？”

子柚稍稍离开他的身，冷淡地说：“都不好看。”

他抽出其中一张递给她：“这个如何？”图中有大颗的镶钻方形祖母绿，晶莹透亮，华丽典雅，缀在年轻美貌女子的白玉一般的裸背上。

“模特不错。你的新欢？”

江离城轻笑一声：“这个建议不错，可以参考。”

子柚不做声了，江离城心情却不坏：“喜欢这个？刚才你多看了几眼。”

“我多看几眼是因为这首饰与这模特气质不合，有损你的高尚品味。”

“对，这模特性感不足清纯不够，换成你更合适些。”他扭头看向她失望的脸色，“陈子柚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看你表面乖巧暗露爪子的幼稚模样，所以特意逗我开心吗？”

她装没听见，倚回沙发背闭眼休息。

江离城将刚才所看的那一叠纸折成两半，扬手丢进杂物箱，用遥控器开了电视，从沙发旁的矮桌上的烟盒里又取了一支烟，点燃，悠然地吸着。

烟味飘入子柚鼻端，她又有些无聊：“给我一支。”没经他同意，便探身去拿他的烟盒。她越过他的身子伸长了胳膊，距离只差一点点，她贴在他的身上也够不着。

江离城伸手将烟盒夹起，一扬手，便将烟盒丢到更远处。“女人抽烟很难看。”

子柚顺手抽走他手里的烟，使劲吸了两口后，重新夹回他的指中，吐出一串烟圈后慢慢地说：“以前你不是说，最喜欢看到我‘难看’的样子？哦，我弄错了，是‘难堪’。”

江离城向后挪了下身子，微眯着眼睛看她，似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她无惧地看向他，眼神澄澈。

他俩如高手内力对拼一般僵持了一阵子，表面无波，暗流涌动，结果子柚先败了气势。她站起来打算脱身，江离城没阻止她。可是她刚刚站直，便发现浴巾下摆被压住，再向前迈一步，浴巾就会被他扯落。她抓住襟口试着脱身，却被他稍稍一扯，狼狈地跌进他的怀里，蔽

体的浴巾落到地上。

子柚被他一个翻身压在沙发上，他的唇再一次咬向她胸口已经受伤的那一处肌肤，她疼得轻轻叫了一声。

那张单人沙发的空间很有限，又特别的软，她像陷入蛛网的小飞虫，无处挣扎。她伸手指向床的位置，弱弱地说：“到那边。”但这个要求被无视得彻底。

江离城特别清楚怎样会令她备感屈辱，怎样又会令她尊严扫地，并且以此为乐。

江离城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时，陈子柚已经穿戴妥帖。

她穿了浅色的棉质衬衣和牛仔裤，把头发扎成马尾，没施脂粉，看起来像学生。这套衣服她也忘记是何时留在这儿的了，刚从他柜子的角落里翻出来。

她很少在这里过夜，也几乎不会把私人物品留在这里。偶尔留一宿，用品向来都是派送新的。

所幸也没发现其他女人的东西，虽然她巴不得江离城的女人多一些，这样他就会少一点折腾她的心思。可到底眼不见心不烦，她是有轻度洁癖的。

江离城不可能没有别的女人。她外在内在俱算不得极品，若不是为了折磨她，江离城根本犯不着来屈就她。而他征召她的频率也不算高，之于他而言，折磨她的过程显然是心理乐趣大于生理乐趣。

其实以前与他在床上时，也曾听他接过别的女人的电话，虽然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几个语助词，口气却温和而有耐心。

衣服肯定是几年前的，现在有一点小，将她的胸绷得很紧。子柚看见江离城走近她时，腰在不经意间微微挺直。

江离城打量了她几眼：“你这样子青春洋溢，倒是像我刚认识你的时候。”

她的脸色微变又迅速复原，弯腰从地上捡起那件来时穿的乳白色连衣裙，对着光线又检查了一下被他撕裂的领口与裙摆，揉成一团，丢到他刚才扔文件的杂物箱中。

“奢侈。”江离城淡淡悠悠地说。

“又不是我撕碎的。”

“今晚回去？你最近体力不错。”

这是敏感话题，子柚谨慎回答：“我回去赶一份工作材料，明天一早用。”

“让江流送你。”

“把我送到先前那里就好，我的车停在那儿。”

“让江流送你回家。”

江流是江离城的助手兼司机，比陈子柚还要年轻几岁，容貌清秀，身材高瘦，气质冷淡，表情单薄，明显是被江离城同化了。江流不是他的本名。据说江离城供他读书，给他母亲付药费，后来他改名，连姓都随了江离城。

子柚习惯坐后座，身子绷得直直的，说了一句“送我回半山”后就沉默。江流则如往常一般目不斜视，开得极稳，也不说话。

到达目的地，江流下车替她开门，车子正停在她车旁边的车位。子柚说：“我去做水疗。你可以走了。”绕过车子径自回到会所建筑里，那里又是满眼的灯火通明。

她是这里的常客，用最熟的服务员，但今天她拒绝任何服务，请她们放好水便离开。她在水中泡了一小时，在香氛与音乐中，精神与身体齐齐放松，迷迷糊糊几乎睡着。

换上留在这里的衣服，她去取车。江流竟然还在等她。

“如果今晚我睡在这儿，你打算在这里等一夜？”

“江先生让我把您送回家。”江流不卑不亢，“您需要我来开车吗？”

子柚没理会他，坐进驾驶位，发动车子。她不喜欢别人碰她的东西，她的车很少载人，她的家江离城都没去过。

但江流仍然开着车，不紧不慢地在她后面跟着，与她隔着几十米的距离。

很快到了她家楼下，子柚熟练地倒车进库。江流默默下车，点一支烟，静静地抽着，等她将车停好，便将烟熄了，跟在她身后陪她上楼，看着她进门开灯，才安静离去。

子柚许久没有听见楼下引擎声，从窗口探头张望一眼。江流还没走，倚着车门继续抽着烟，似在低头看自己的影子。她一探身，江流立刻警觉地抬起头来，向她招招手，弯腰进车走人。子柚撤回身体，没向他挥手，她觉得深更半夜很不雅。

她检查了门窗，准备好次日的衣服和用品，习惯性地又去洗睡前澡。当温热的水再次蔓延她的全身，她记起今天已经洗了很多遍，皮肤快要洗成皱纹纸。

她自小就喜欢边洗澡边玩水。但这些年来，洗澡之于她，早就成了某种仪式。

2- 迷雾

陈子柚有很健康的生活习惯，除了吸烟与喝酒。她吃素，不熬夜，每天晨跑。

虽然昨夜回家很晚，但是当窗外传来鸟鸣声时，她仍然准时醒来，十分钟后，她已经在小区内的绿色小路上慢跑了一段路。

这座城市每到这个季节，清晨总是雾气霏霏，小区花园里的花木、雕塑，都笼在轻纱一般的缥缈的薄雾里，看不分明。

子柚喜欢早晨。当她年少时，父母与外婆尚在世，每天清晨她都会等待太阳升起。那时她们住在半山腰的别墅，如果天气晴朗，拉开窗帘，抬眼便看得到日出。

起初窗外暗沉沉，东方的天空一片苍茫，渐渐地有了一线光亮，云霞色泽变幻。金黄色小球一般的太阳，经历了艰难的挣扎，猛然跃起，迸出万丈光芒，燃亮整片天空。

以前，她每每为那样绚烂的景色感动到泪盈眼眶。回身时，眼前乌黑一片，很久后才看得清东西。而如今，这样寻常的事物，反倒成了一种奢侈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空气污染严重，连明净的蓝天都难觅，更不要提找一小块宁净的地平线。

子柚是随遇而安的人，当她很难在窗口再看到日出时，她便渐渐喜欢上清晨的大雾天。最初迷迷茫茫，连自己的手掌都不见，后来便依稀看到朦朦胧胧的楼影与树影，渐渐透明，变成薄纱状，越来越轻淡，终于消散不见。

或许这也是心境的改变。年少时渴望如日出般的瑰丽而热烈的情感，而如今，她只盼人生如同这雾中的晨曦，虽然短暂迷茫，但终能在平淡中便重见晴日，而不必经历涅槃才可浴火重生。

子柚顺路买了早餐，小跑着返回家时，雾气已经散去，路旁一簇簇小花开得甚好，沿途皆是，色彩明艳，清香宜人。她迅速地洗澡，吃饭，换装，开车上班。这又是一切照旧的新的的一天。

中午尚未下班，她收到一份礼物，打开一层层的包装，被突来的光芒晃花了眼。深蓝色丝绒之上，一颗硕大的祖母绿链坠静静地躺着，复古式的底座上嵌满钻石，链子很长，正是昨日江离城的广告图里的那一只。

她觉得非常可笑。与其说这是江离城为了逗她开心，倒不如说他又在与她银货两讫。他总是这样，一起过夜的隔日，她通常会收到他的礼物。

这绝不是情人之间的小伎俩，这只是他在付她渡夜资。因为她不花他的钱，不接受他的房子，令他没有满足感，所以他需别的方式来平衡。不过这么贵的渡夜资，他实在太抬举她了。

子柚将那串链子随手挂到脖子上。如此名贵的项链配几百块的衣服，她觉得很解气。

中午吃饭时，同事谢欢盯着她的项链：“国人造假功力真绝，这链子几乎可以乱真了。”她抬起那坠子，“越看越像真的了，瞧这成色与工艺。这个也不便宜吧。”

“还好。”子柚语意模糊。

另一人则再度提及请子柚与她的老同学相亲，称她那同学品貌兼优，最欣赏子柚这一型。

子柚已经推辞过她无数次的好心，自己也深感抱歉，此时咬一咬牙，横了一条心说：“其实……我一直有一位男朋友。”

“上回你还说没有呢。”谢欢嘴快地说。

“他一直在国外。我们俩的关系，一直不太确定。”子柚硬着头皮继续扯。

“哦，肯定是最近确定关系了。”“那么这链子也是男朋友送的喽。”

子柚赧然地笑，看在别人眼中已是默认。

恰在此时餐厅里的电视换了台，每日新闻正在播报一家新落成的孤儿院。主持人介绍说，该孤儿院由盛世集团斥巨资所建，江总裁谢绝了媒体曝光，并且在采访过程中只低调地说了一句话，回馈社会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。提到江离城这个名字时，那位以美丽而干练著称的女主持人脸上浮现出一抹罕见的温柔。

谢欢说：“哎，那江总裁真是有才有貌又有德，怪不得冰山美女主持人也春心荡漾。你说是不是啊子柚？”

子柚嗯嗯啊啊地支吾过去。

午饭后她们结伴去附近商场。别人看衣服，陈子柚则在香水柜台前流连。

谢欢拖她走：“真受不了你。你一年要买多少香水？都可以开香水店了。”

子柚在被她拖走前指着其中一款对服务员说：“请给我开单，谢谢。”

谢欢翻白眼：“那是男士香水好不好，标榜狂野与离经叛道。你男友的风格？”

“瓶子好看啊，我喜欢收集香水瓶子。”

晚上陈子柚在灯下细细欣赏那瓶香水。厚重的透明的瓶子，像一瓶威士忌的造型，蓝色的液体，闪着妖异的光。

她拉开玻璃柜门，那里摆满各种形状的香水瓶，玻璃的、陶瓷的、金属的，五花八门，已经摆满三排架子。有些香水已经飞了一半，有些则从来没有打开过。

她打开新买的香水瓶盖，在屋里四下喷了一通。虽然她买了这么多的香水，却对它们没什么研究，只知道哪种味道她喜欢，哪种味道令她难受而已。

屋里的香味渐渐蔓延开，她被呛得直咳嗽，去把窗子全打开。又将那串祖母绿项链丢进保险箱里。那里有外婆与妈妈留给她的传家宝，更多的是江离城送的。到底有多少东西，她从没仔细清点过。她不爱珠宝，也甚少参加宴会或者正式场合，没什么机会戴。

江离城今晚没再找她。也许他很忙，也许因为她的服务水平比较差，他基本上不会连续找她。她想起今天电视上的那个美丽的主持人，她很厚道地希望江离城看上那位传说中的美女加才女，这样他就会更没有时间来找她的麻烦了。

子柚听着一张钢琴曲，点上一支烟，将有毒气体慢慢纳入自己的心肺。

江离城不喜欢她吸烟，当年却是他教会她吸烟。那时他只是本科刚毕业正要读研一的学生，眼神年轻而清澈，礼貌而客气地问：“不介意我吸烟吧？”

当时她乖巧点头，想想这种表达方式不对，又羞涩一笑，轻轻摇头。

他点烟与抽烟的样子都十分好看。子柚说：“我可以来一支吗？”

他微露一点诧异的表情，递上烟，俯身替她点着。

那时候，她使劲吸了两口，呛得眼泪鼻涕一起流，几乎把肺咳出来。他笑够了，才上前帮她拍后背，给她递水，教她如何不会被呛到，如何吐烟圈。

她是聪明学生，一教便会。但是他说：“女孩子别吸烟，对身体不好，而且不好看。”

这句话她记得十分牢，所以后来她到国外念书时，像要报复谁一般地往死里抽，直到因为肺不好住院半个月，又休养了一个多月，才终于收敛。

她又点上一支烟，但没有吸，只是夹在指间，偶尔轻轻吹一口气，让它快些烧完，看着另一只手里的那枚袖珍香水瓶，只有手掌的四分之一大，透明可爱的心形，里面只剩了一丁点粉色的液体。这是她回国后拿到第一份薪水后买的第一瓶香水。

那时她对未来重新充满了希望。她用了几年时间，终于战胜了自我，学会遗忘过去，也学会憧憬将来。只是当时她还是太年轻，她以为，只要她肯放过自己，就一切雨过天晴。她没想到，有人仍是不愿放过她。

子柚将那支燃到一半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掐灭了。她讨厌医院，所以她给自己限量，每天至多两支烟。

她自嘲地笑了一下。她最不爱回忆往事，但是这天她回忆了不止一次，童年的日出，以及她与江离城的初识。每当她反常地回想一些往事时，总会有一些故人突然出现，这个预感总是非常的应验。她没有渴望重见的故人，所以她讨厌这种灵异的预感。

屋里的音乐停了下来，她的第六感来得更强烈了些。生怕她失望一般，手机叮叮咚咚地响起，她僵了一下，起身看一眼，是陌生号码，于是又坐下，退出那张碟，换成节奏稍稍强烈的英式摇滚。

稍后，她的手机又响起一串短信提示音，音响也受到了干扰，爆出一阵杂音，她只好重新起身。两条短信，来自两个陌生的号码。

“小柚，我是乔凌。我不知道你在国内，直到昨天遇见你。你还好吗？”

“小柚，我是白洋，对不起。”

她盯着那几行字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扁着唇角，分别回复他们：“祝你们幸福。”“你没对不起我。”她将短信一一删掉，然后关机。

其实昨晚看见他俩时，她费了点劲，才忆起这两人曾经之于她的意义。

当年或许有些失意有些难过，但过去这么多年，再回想时，只觉得好笑了。也许她曾经想要恨他们，但她还没来得及恨，她就已经有了更值得她去恨的人。

以前家中的老保姆说：子柚小姐，不可以用尽力气去恨一个人。再坏的人，也总有好处。当他离开你，你会记得他的好。所以，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。

那时候她与小伙伴吵了架，她跪在圣像前虔诚地祈祷上天惩罚他们。老保姆听到她的祈祷，这样对她讲。

当时太年幼，她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而如今，她已然明白，也认真地照办。生命如此短暂，应该把用来恨别人的时间和精力，用来更好一点地对待自己。

所以，即使她有恨的理由，她也从没有打算要用尽力气去恨别人。

但是却有人用尽了力气不肯放过她。比如江离城。

或许“用尽力气”太夸张了。她只是一只小小蝼蚁，他哪需那样费劲？他只要轻轻动一动手指，就足够她无处安生。

3- 回忆

如果人生可以用一张曲线图来表现，大多数人生的人生曲线都应该像一条波浪线，可能时起时伏，但是流畅而连绵。子柚每每想起以前家中老保姆的这句话时，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她自己的人生曲线图。

在她十七岁之前，那应该是最优美的一条曲线。那时的她，几乎拥有全世界。

她有好家世，有美丽的面容和窈窕的身段，疼爱她的家人，亲密的知心朋友，还有青梅竹马的小男朋友。除此之外，她聪明好学，成绩优异，多才多艺。那时老保姆无比欣慰地说，上天在赐予子柚小姐生命时，一定心情愉快，并且用心良苦。

而在她十七岁这一年，或许上天指派给她的那架制图机器出了故障，所以那条曲线跳针、断裂、变成直线……再断裂，再直线……变成如同即将停止呼吸的心脏病人的心电图。

那一年的开端就是个先兆。正月里的一天，子柚失手打碎最心爱的琉璃瓶，几小时后，她爱如家人的老保姆为她出门去买点心配料，在路上心脏病发作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子柚在悲痛中把这个事件当做一个不幸的巧合，从没想过，这只是个开始。

那一年，她要参加高考，家人对她寄予厚望。学业很紧张，而她有一点点神经衰弱与抑郁，因为在她备考的那几个月里，家里一再出事，外婆过世，外公病重，而她每次回家过周末，家中总是人来人往，行色匆匆，似要发生什么大事。

几年以后，她在大洋彼岸与同学们一起参与多米诺骨牌挑战，耗费数小时摆好的骨牌，只需轻轻推倒一张牌，便会全数倒塌。她不禁再度想起十七岁这年的夏季。这一年，她也曾不小心碰倒了一张牌，结果弄乱了她尚未规划好的人生。

这些年，关于那年的记忆已经不够完整，就像一张被撕碎的照片，仿佛被风一吹，便零落飘散。但是每张碎片仍可以令她想起一些她一度刻意遗忘的东西。